

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

刘宝瑞 口述

殷文硕 整理



20958112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3584112

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插页 1 印张 14³/₄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10227·035 定价 1.35 元



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
(一九六二年)



刘宝瑞师徒合影
(一九六〇年，立者为弟子殷文硕)

序

在众多的曲艺艺术形式中有一个很别致的品种，这就是单口相声。单口相声有悠久的历史，是在我国民间说笑话、讲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短小精悍、轻俏活泼，在表演上比对口、群口相声更为简便，只要一个人、一张嘴就够了，是讽刺文学最好的形式之一。它的传统作品，绝大多数是讽刺、暴露旧社会黑暗及时弊的；而在解放后的新作中，除有讽刺敌人和批评人民内部缺点的作品之外，也产生了少数歌颂性的段子。

单口相声，由于它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都深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流传，并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演员。自清末以来出现过不少有名望的相声演员，象朱绍文、冯昆治、李德钖、张寿臣等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又分别地带出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弟子。据我所知，仅张寿臣一个人就培养出了十数名之多；其中以说单口相声著称于世的是刘宝瑞等人。

相声艺术家刘宝瑞于一九一五年四月生于北京，家境贫寒，自十三岁便拜张寿臣为师，开始了他的卖艺生活。旧社会，他先后在北平、天津、济南、上海、南京等地献艺。其间曾与马三立、高元钧等人合作演出对口相声，颇有声誉。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与高元钧等合作演出，影响很大；以后又在说单口相声上下

了功夫，曾得到过“单口大王”的美称。在把北方相声介绍给南方观众方面，他是做出了有益贡献的。

解放后，刘宝瑞回到了北京，先后在中国曲艺团、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的思想和艺术不断提高；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地深入生活，勤奋地创作，热情地演出，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自己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经过他加工或整理而后演出的一些传统单口相声，如《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日遭三险》、《韩复榘讲演》、《贾行家》、《解学士》等，脍炙人口。《连升三级》后来还被编进了中学课本，并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同时，他本人，或与人合作，还创作了《神兵天降》、《大水壶》等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现代单口相声节目。这些节目不仅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且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在表演方面，他继承了老师张寿臣先生的艺术，以说为主，擅长“文哏”，台风稳健，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姊妹艺术的优长，大胆革新创造，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表演艺术。这样，在长期演出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使活”细致、磁实，“包袱”别致、含蓄和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由此而得到了冷面滑稽家的美誉。

刘宝瑞好学上进，勇于探索，在艺术上不保守，而是善于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们。他曾经兼任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指导和相声培训班班主任，辛勤地培育了一批人数可观的青年相声演员，为曲艺事业的后继有人做出了贡献。

刘宝瑞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相声创作和演出活动，为我们留下一批精彩的单口相声节目，这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他的崇高艺德和高度艺术成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他曾多次参加重要演出活动，并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与鼓励。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象刘宝瑞同志这样一位受人尊敬、有高度艺术成就的艺术家，竟屡遭迫害，不幸于一九六八年悲惨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四岁，盛年早殒，实在令人痛惜。

不过，使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他终究为曲艺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并且经过他把不少的精神财富也传授给了他们。现在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便是他的学生殷文硕凭藉老师的口传心授，花工夫回忆和整理出来的。这部集子大体上集纳了刘宝瑞的单口相声传本中的佳作。它的问世，又为我们的曲艺艺术宝库增添了瑰宝。

藉《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出版的机会，说了上面一些话，既作为该集之序，也算作对刘宝瑞同志的一番纪念吧。

陶 钝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次

序.....	陶 钝 (1)
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山东斗法.....	(13)
豆腐侍郎.....	(25)
日遭三险.....	(30)
贾行家.....	(39)
酒 迷.....	(51)
傻子学乖.....	(56)
赎 驴.....	(60)
穷不怕巧斗贾仁义.....	(64)
皮匠招亲.....	(68)
四子科考.....	(75)
赶 考.....	(86)
化蜡杆儿.....	(92)
火龙衫.....	(119)
大 脑 袋.....	(129)
赞马诗.....	(132)
灶王爷.....	(136)

孟姜女	(138)
白蛇传	(141)
芜湖关帝庙	(143)
泰山石敢当	(146)
三吃鱼	(149)
兄妹联句	(155)
君臣斗智	(158)
纪晓岚	(164)
慈禧入宫	(170)
知县见巡抚	(174)
假斯文	(178)
全上来	(181)
翻跟头	(184)
画 账	(187)
朱夫子	(189)
天王庙	(197)
文 庙	(204)
画扇面儿	(209)
暴发户	(212)
兑 水	(215)
韩复榘讲演	(217)
家务事	(223)
善意恶语	(226)
讲 字	(228)
一字两读	(231)
草船借箭	(234)
书迷闹洞房	(238)

打砂锅	(242)
张飞爬树	(248)
跑海	(252)
空城计	(259)
兵发云南	(264)
“讲”戏	(266)
红先黑后	(268)
猫蝶图	(270)
风雨归舟	(281)
偷斧子	(285)
增和桥	(290)
和尚开荤	(294)
法术	(299)
当行论	(304)
扎针	(311)
宋献策测字	(320)
测字	(324)
先写后问	(335)
求财	(337)
黄半仙	(339)
无鬼论	(358)
学徒	(364)
上学	(369)
狗噘嘴	(377)
小“楂”儿	(380)
神童解缙	(385)
漫话燕京	(407)

皇帝选陵	(413)
十二缺	(417)
扇子规律	(420)
底 漏	(422)
劝 架	(424)
要 账	(427)
卖柿子	(433)
白吃猴儿	(436)
糊 驴	(442)
整理工作后记	(448)

珍珠翡翠白玉汤

想当初，在元朝末年，朱元璋领着常遇春、胡大海这哥儿几个大闹武科场，后来弟兄失散，他单身独马逃出都城。一路上又冷又饿，人困马乏，好不容易找到一座破庙，翻身下马，只觉得头晕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好长时间，从那边来了俩人，这俩人的打扮太惨啦：
头发通年没梳——支楞巴杈，
脸蛋经常不洗——泥儿巴咂，
衣服缺襟短袖——补补巴巴，
腰里系着绳子——疙里疙瘩，
脚下穿双旧鞋——破露碎花，
走起道来带响——踢勒塌啦！
嘿，瞧这模样儿！

是俩要饭的。前边儿这个姓常叫先弟儿，挎着个破筐子，里边有几块干饽饽、剩饼子。后边儿这个姓郭叫郭菜，夹着半拉破砂锅，里边盛了些杂合菜，剩菜汤子。到庙门口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一摸还有气儿，就给搭到庙里去了。找了点碎枝乱草，点着了暖暖屋子，驱驱寒气。然后把朱元璋扶起来，盘上腿，让他好缓过这口气儿来。工夫不大，朱元璋迷迷糊糊地被烟熏得苏醒过来了。

他还以为跟常遇春这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哪，就叫：
“常贤弟！”
他是叫常遇春哪，这要饭的一听：嗯？我不认识他呀，他怎

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呢？朱元璋又喊：

“过来！”

那个要饭的更纳闷儿啦！咦？我叫郭莱，他也知道！

嘿！看这巧劲儿。

这时候朱元璋一指嘴：

“我饿！”

这俩要饭的一看，这人没病，就是饿。心说：这饿的滋味儿可不好受，我们哥儿俩经常跟它打交道。得啦，只当咱们哥儿俩今天要得少，匀给他点儿吃吧。当时就把砂锅搁在柴火堆儿上，热了热递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是饥不择食，端起来咚咚咚全喝下去了。没想到这半锅剩菜汤子灌下去，出了一身汗，好啦！

朱元璋缓过气儿来，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俩要饭的，不认识啊。赶紧过去深打一躬：

“二位贵姓啊？”

这俩要饭的一听：嗯？怎么刚吃完了就不认识我们啦！

“我不是就叫常先弟弟嘛！”

朱元璋一看，这不是常遇春哪，就换了个话题，就问：

“二位，刚才给我喝的那叫什么汤啊？”

俩要饭的心说：什么汤啊？杂合菜，剩菜汤儿！俩人一嘀咕：“他要问，咱们就给它起个名儿叫‘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呢？你看这里头有白菜帮子、菠菜叶儿，不是象翡翠吗？这馊豆腐不是象白玉吗？剩锅巴碎米粒儿就是珍珠。”

“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好，谢谢你们。”

朱元璋拉马就走了。

过了几年，朱元璋真把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他做起皇上来啦，他和其他统治者没什么区别，照样的剥削老百姓。住的金銮

宝殿，穿的绫罗绸缎，吃的海味山珍，娶的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他要说煤是白的，谁也不敢说是黑的，他要说傻子好，得！打这儿傻子就连升三级！皇上说话就是金口玉言，谁敢不遵！

朱元璋当了几年皇上，吃喝玩乐老是这么一套，也腻了。有一天，心里憋得慌，老不得劲儿，浑身懒洋洋的，就跟当年在破庙里那个滋味儿似的。随即传旨：

“来呀，叫御膳房给我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

哎，他把那个剩菜汤想起来啦！

太监一传旨，御膳房的大师傅可吓坏了，张师傅问王师傅：

“您知道这汤怎么做吗？”

“不知道。”

“李师傅呢？”

“我也没听说过。我倒知道珍珠上笼蒸，工夫大了能蒸软了。可这白玉和翡翠，怎么下刀切呀？”

这个说：

“叫做咱们就得做，要是不做，那叫抗旨不遵，活得了吗？”

结果几个厨师傅一核计，好死不如赖活着，想法子搪过去得了，挑了几颗大个儿的珍珠，上笼蒸了足有多半天儿，又找了几块儿薄薄的翡翠和白玉，兑了点儿高汤，搁了点儿香菜。央告小太监在皇上面前多给说好话。小太监把这碗汤端上去，朱元璋一看，高兴了，怎么？粉白翠绿特别的漂亮，不但漂亮，用勺儿一碰还叮叮当当乱响哪！

一喝味儿不对，当时就火儿喽。

“这是什么呀？”

“珍珠翡翠白玉汤。”

“胡说！珍珠翡翠白玉汤朕曾喝过，不是这味儿，端回去重

做！”

“嗬！可把小太监吓坏了，急忙跑回御膳房：

“这下儿可漏子了！”

大伙儿赶紧问：

“怎么啦？”

“怎么啦！万岁爷说他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汤不对。”

大伙儿一听：

“得，玩儿完！”

这回不但是抗旨不遵，还得加个欺君之罪，左右活不了。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实话实说，不会做，请万岁另找能人。小太监把这番话回奏上去，朱元璋一想：这些人都是做山珍海味的，也难怪他们不会做，嗯，就不再降罪给他们了，可我这汤总得喝呀！不但自己喝，也得让三宫六院，文武百官都尝尝啊。于是传下圣旨，全国各州城府县、村庄镇店，到处张贴皇榜，找一个叫常先弟的，那个人不知姓什么——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

单说朱元璋当年落难的那个县城里，也贴了好几张。那两个要饭的依然在大街上沿门乞讨。看见衙门口儿对过儿影壁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围着好些人在那儿看。过去一打听。

“怎么着？哟！在庙里喝剩菜汤儿那家伙做了皇上啦，正找咱们哪，这可得去！”

上前就把皇榜给揭了，看榜的俩公差一看要饭的把皇榜撕了，抓住就要锁。这哥儿俩一叉腰：

“怎么着？难道说给皇上做汤还得锁着去吗？”

“嗬，这下儿可把俩公差吓着了：

“哎呀，小人不知，多有得罪，二位……”

“二位什么呀？怎么称呼啊？二位要饭的。这不象话呀？二位

老爷。什么老爷呀？噢，做汤的，对。

“二位汤老爷！……”

汤老爷！

“……往衙门里请吧。”

俩要饭的说：

“车哪？”

“车……车？您看……这就是县衙门，实在不行，我们哥儿俩把二位背进去得了！”

嘿！

老百姓一瞧：

“哟！怎么大天白日往衙门里背要饭的呀？”

公差把俩要饭的背到班房：

“二位老爷稍候，我们回稟县太爷去。”

这俩要饭的不爱听了：

“什么？管我们叫老爷，管他叫太爷！他是谁的太爷呀？”

“不……这……我们的，是我们的，您二位是老太爷！”

嘿！又长两辈儿！

县官一听：嗬，在我这个地面上把做汤的人找着了，这回可该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啦。赶紧换上新官衣，擦袍端带毕恭毕敬在二堂相迎，抬眼一瞧，哎？怎么给领进俩要饭的来呀？等走近了一看：这俩要饭的，满脸油泥，一身破烂，光俩大脚丫子。公差还那儿指引哪：

“回稟县太爷，二位老太爷驾到！”

县官一听：啊？谁让你给排的辈儿啊！噢，管我叫县太爷，管他们叫老太爷，合着我爸爸来啦？

就听俩要饭的问：

“咱们几时进京面圣啊？”